



西天

顾湘——作品
The Pilgrimage
to
the West

顾湘一 作品

西天

The Pilgrimage
to
the West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天 / 顾湘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4
ISBN 978-7-5339-4440-7



I. ①西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0974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 陈富余
特约编辑 马伯贤
装帧设计 Mirro
插 画 顾 湘

西天

顾湘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 139千字

印张 6.5

印数 1-42,000

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440-7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chapter 01 第一章 - 001

通天河

chapter 02 第二章 - 030

火焰山

chapter 03 第三章 - 089

七绝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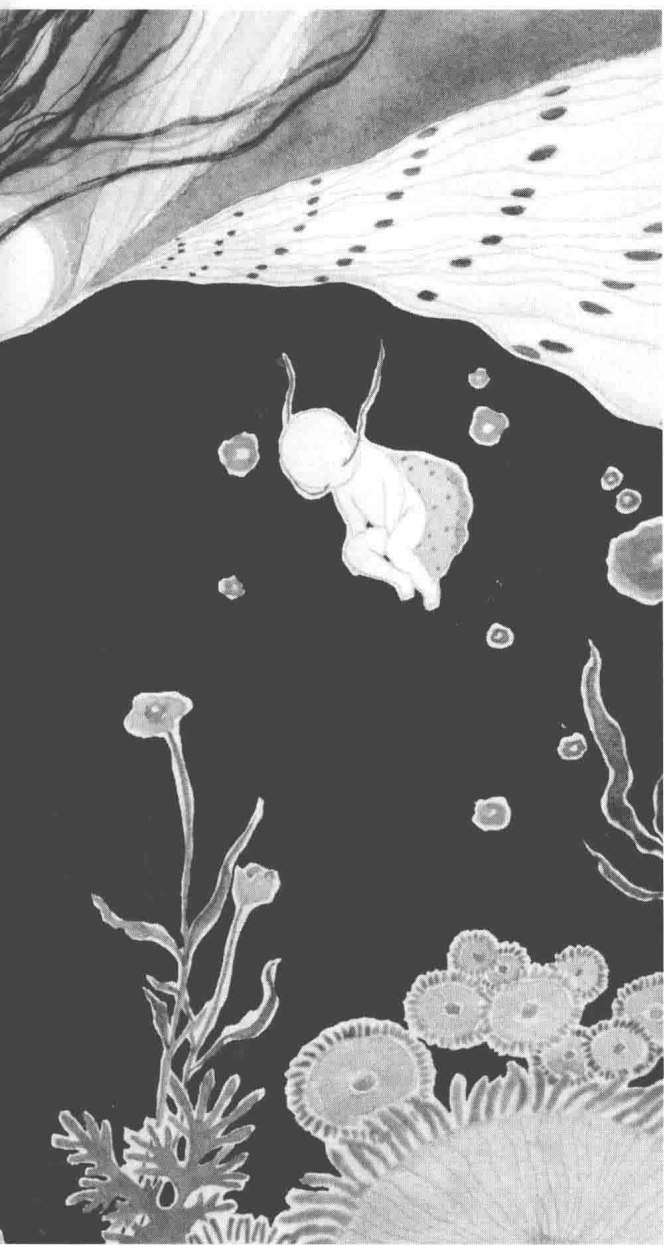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4 第四章 - 115

波月洞

chapter 05 第五章 - 172

小雷音





- 1 -

沙停下脚步，唤了一声：“行者。”

行者便也止了步，回头微微一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沙迟疑了一下问：“我们怎么开头？”

行者道：“什么怎么开头？”

沙道：“我们的行程从哪里开始呢？”

行者道：“有关系么？”

沙道：“一路行来，千山万水，艰苦卓绝，斩妖除魔无数，我怎么记住呢？”

八戒听着插嘴说：“那就不要记住好了，前头还有鸟语花香、风月无边，你记那些做什么？”

沙摇摇头：“我想记住。”

又苦恼地说：“可我总记不住。”

“有的时候，觉得开头很难。最难的事就是开头，只要头开好了，接下去就容易了。有的时候一件事是怎么开头的，你根本来不及发现，它就已经开始了，继续下去却要费你一辈子的力气，仍然觉得很吃力。就像肩上的行李担子，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扛起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行程怎么开头。并且要一路扛下去，因为，我不知道西天在哪里，行程在哪里终结，抑或西天才是真的起点。

“我一无所知。

“在路上，我一无所知。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路上。

“行者，你……”

沙一个人喃喃低语，“从哪里开始呢？”

只听八戒老早跑到前头去，喊了一声：“通天河！”

沙一惊，一抬头见行者赶了上去，连忙也追上前去。

月光照在河水上，河面广袤无边，黑色的，银色的，金黄色的，以及惨白色的，滚滚翻腾不休。耳边尽是滔滔浪响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水，只有自己落脚的这一小块浮土。在黑夜里，幽幽中，看不见其他的地面，只有水，猖狂傲世，布满浩天邈地。世界的一开始，就是这样，连落脚的一点浮土都没有。（——什么前尘往事？）

河边立有石碑一块——“通天河”。

径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。

好像到了世界的最边缘。还是世界最开始的地方，由此进入世界？

八戒说：“罢了，来到尽头路了。我们回家吧。”他的声音被滔天的大浪淹没。八戒也不在意，随手捡了一块石头往河里扔。石头咕嘟咕嘟沉了下去，像八戒的声音一样被顿时吞没，像宇宙流光吞没一个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辈子，像一眨眼间被吞没的沧海桑田斗转星移，一个人算什么？一个朝代算什么？（——什么都是一块石头——前尘往事……）

“算不得什么。”八戒嘟哝了一句，又被吞没了。八戒不在意，反正自己是说过了，没法知道河有多深，那么，“我肚子饿了。”八戒大喊了一句。三藏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然而一眼之后满眼都是悲天悯人的忧伤，他说：“你虽试得深浅，却不知有多宽阔。”

行者道：“我看看。”

行者一个筋斗云跳在空中，定睛一看，陡然一凛，竟看不见对岸。行者的眼睛，白天可以看见一千里，夜里能看三五百里，但是，彼岸遥不可及，行者的眼睛也看不出凶吉。不能定宽阔之数，不能定深浅之数，不能定河流长短之数。

行者在空中一个激灵，被北斗星百万年前寒冷的光芒刺了一下眼睛。百万年前它上路了，一路百万年冰川的风霜，今天才到河流的上方。就像河流过来时以为有河，但是也许它的源头已经干涸。不能定第四维的东西，不能定天数。行者虽是天真地秀的英雄，但还是凡间的生灵，他仿佛看见沉沉黑夜，没有一星渔火，一条通天大河吞没了所有的山岳。于是打了一个激灵。

行者回到地上，禀明三藏道：“这条河，看不到边。”

沙想，这是海么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

三藏已经坐在河边泪如雨下。

行者见三藏兀自痛哭，不由得也有些发愣，想起过去愚钝迷性的种种，想起现在愚钝迷性的种种，想起将来愚钝迷性的种种，谁与我息息相通？谁与我惺惺相惜？眼圈微红。

沙想，海是渡不得了，精卫填海只是徒劳，执着不知悔改，终究在泥沼中不能勘破脱身。有的河流，旷袤无边，不是我等渡得的。以微不足道为中心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无能为力的逝去。沙想，行程不知从何开始，却至此尽头了么？那么行者，我们的生命如何继续？

八戒肚子饿。走不下去就不要走好了。身后周遭也有庄院人家，有炊烟、田地、饮食男女。这个时候有爷娘哄夜啼的儿郎安睡，不一样的人熟睡的鼾声，寻常夫妻的谨慎朴实而不失趣味的狎戏。八戒的耳朵有的时候很尖。他喜欢人世的各种声音。他喜欢生活在这种声音里，觉得踏实和快乐，加上还能闻到炉膛里有未熄的火，灶上锅里盖着剩下的饭菜香，土地里青草的味道，蔬菜瓜果的味道，女孩子呼吸的味道，胭脂的味道，地窖里酒的味道，醉人的味道。寻常的气味就像寻常的声音一样是八戒热爱的。他很高兴走不了了，可以敲一户人家的门，问能不能借宿一宿，不知道那户人家有没有个待嫁的含羞女儿。但愿，至少有人间烟火、家常小菜——这就是八戒的愿望。夜已深，我们留步吧，我们在人间烟火里留宿吧。

滩头栖着几只野鹭，半眠半醒，谛听着水声，呆若木鸡。

这时，或许三藏哭得累了，望着河水，双掌合十，念了一句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- 2 -

自河边折返漫过沙滩，有一簇人家住处，约摸四五百家，夜深人静时，柴扉已掩，竹院尽关，白日里牧童短笛、布裙捣衣的声响也入了梦境，不时有一声两声忽远忽近的狗吠，从疏落的篱笆里传出来，小河道里泊着黑篷的渔船，大片大片的雪白芦苇扫着月亮。

三藏下马，敲月下门。

“笃，笃。”

三藏摘了斗笠，抖了抖褊衫，拖着锡杖，月亮照着这个男人英俊的苍白侧面，神如秋水，面若寒玉，直而挺的鼻梁，紧抿着的嘴唇。他纤长敏感的手指第三次在人家的木门上轻轻叩击，连这一个动作都优雅动人，“笃”。随后，凡人家的门就开了。

门里一个老者说：“长老，来迟了。”

来迟了？什么来迟了？行者一旁听得骤然一恍惚，三藏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老者道：“来迟了，就没有东西了！早来的话我家里斋僧，尽吃饱饭，熟米三升，白布一段，铜钱十文。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”

三藏躬身道：“老施主，我们是东土大唐往西天取经的，今到

贵处，天色已晚，特来告借一宿，天明就行。”

老者摇着手道：“和尚，你唬我？东土大唐，到我这里，有五万四千里路，你用走的？怎么走的？走了多少步？”

走了多少步？他这一问又叫沙一惊，从哪里开始？走了多少步？难道我们的行程真的从五万四千里之遥的大唐算起？我的使命就是计算通往西天的路途上行走的脚步，可我从来都无从数起，我总是把那些脚步弄丢，然后又要从头数起。假如像现在这样，走到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回头寻向人家，那这路途，又算不算作是通往西天之路？

八戒不高兴地说：“老头，你知道怕么？”

老者朝八戒瞪眼，说：“又说是取经的，取经的我怕什么？你不是强盗吧？”

三藏静静看了八戒一眼，八戒刚要开口，又闭了嘴。

三藏道：“从来处来，自然来得。”

老者还是堵在门口，没有一点想让他们进去的意思，三更半夜，小心也是常理。忽然从门里传出一个很小的女孩子的声音：“你来啦！”

三藏看见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女孩，穿着鲜红的衣裳，两边扎着的辫子柔顺地披散在肩上，刚从睡梦中惊醒下床的光景，唇红齿白、肤净胜雪，还忘了穿鞋子，赤着一双小小的雪白的脚，在黑夜里面白得惊心动魄。小女孩还有些懵懵懂懂，未曾完全醒来的样子，跌跌撞撞从内屋穿过深夜的院子跑出来，站在老者身边，一双眼睛却分外清亮，乌溜溜地望着三藏，目不转睛。

行者见这小女孩，竟有一种轻轻的疼惜。

小女孩忽而粲然一笑，经过老者的身边，过来扯了扯三藏的衣袖，仰起一张小脸看他：“你来啦？你为什么不进来看我？”

三藏就是被这个小女孩拉进陈家的住宅的。然后三藏以为如此稔熟，是有因缘的，于是他以为自己出家以前姓的是陈。他说这是他的华宗，其实只是他从这一刻才以为是这样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出家以前的事，那些浮尘往事，说是金玉美质，喝过忘川水，投胎沦落作凡俗卑微，等天人指正，验明正身，才扬了眉吐了气，总之，是记不得了。

老者在一边干咳了两声，说：“这是我家小女儿。”

这次八戒朝他瞪眼睛：“你的？这么俊俏的小丫头？这么小？”

老者面上表情有些讪讪的。行者、八戒、沙就跟在三藏和那小女孩身后进了房子。

- 3 -

房子里，三更半夜，还有几个和尚在念经，雨打芭蕉似的敲着磬和铃，点点滴滴，袅袅离别青烟。一见三藏四人进入，那几个略有灵气的僧人便大惭变色，匆匆离去。三藏问：“这做的是什么斋事？”

小女孩微微一笑道：“是一场‘预修亡斋’。因为我就要死了。”说到后面一句，神色还是不免有一丝凄惶。行者心里又是一疼。

八戒抢在前头问：“什么？别胡说。”

小女孩正色道：“生和死的事情是大事情，我为什么要胡说？”

行者暗忖，这女孩小小年纪，已经了然生和死是大事，然又能泰然道来自己的生死，委实宝贵，难道她知天命，于她六七岁的华年？行者问道：“怎么……你就要死了呢？”说出这话，心中也有了小女孩眼中一抹凄惶。

小女孩这时才第一次看行者，这一眼看得天然清灵、惊鸿落霞。小女孩道：“不远处的河边有一座灵感大王庙，供的那大王是保佑黎民、施甘雨、落祥云的。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，要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、蔬果牲醴贡献他，不然会降祸生灾的。今年轮到我家了。那童男是我表弟，童女，就是我。明天就去了。”

八戒听得心头火起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，那什么劳什子灵感大王，就是个妖怪！”

小女孩反冲他嘻嘻一笑，见行者似乎有些伤感，放开扯着的三藏的袖子，伸手来拉住行者的手，柔声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你知道么，这一年会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？我呢，我只是个小姑娘罢了。”

行者险些掉下泪来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女孩道：“一秤金，我叫陈一秤金。”忽又想起三藏来，另一只手又去抓住了三藏的衣袖。

陈澄即那位老者已吩咐童仆看茶排斋，请四人上座，又对一秤金道：“你去睡觉好不好？”

一秤金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睡了。他来了。我没有时间了。”

八戒看到排得整整齐齐的菜蔬果品、面食、米饭、闲食粉汤，非常高兴，一边动筷子，嘴还腾出空来问了一句：“一秤金，为什么叫一秤金？”

陈澄道：“我五十岁上还没有儿子，于是修桥补路、建寺立塔、布施斋僧，有一本账目，哪里使三两，哪里使五两，到了有这个女孩儿的时候，正好用了三十两黄金。三十两是一秤，所以就叫一秤金。”

八戒道：“你多大年纪了？”

陈澄道：“六十三。”

八戒道：“呵呵。”

陈澄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八戒道：“呵呵。没笑什么。”

一秤金坐着，忽然又对三藏说：“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我还有事，你陪我来。”拉了三藏就往里屋走。

行者方才倏地感伤，全然是为了一秤金的神情态度，倒并非真觉得小女孩会断送性命——又是一个妖怪，无数蠢蠢欲动不得安宁的妖魔之一，除去就是。大不了恶战一场，五百年前大闹天宫，齐天的叱咤张狂，今日又怎会畏惧一介妖魔草寇？何战足畏？

一秤金一走，行者便道：“那大王是什么嘴脸？”

陈澄道：“从来没有见过，他来的时候，就是一阵香风，我们就连忙满斗焚香，老少望月下拜。”

八戒道：“咦？你还有个侄子呢？在睡觉？”

陈澄道：“是呀，名叫陈关保的。”

行者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不会让她死的。”

八戒道：“嗯，抱那男孩出来看看。”

陈澄犹豫了一下，把男孩抱出厅上。这小孩分明不知死活，笼着两袖果子，一脸睡意，等清醒些了，咧嘴就是一笑。

八戒呵呵一笑，道：“男孩儿倒拙了。”

陈澄不知怎么答他，只好当没听见，不料八戒又道：“这倒有几分像你孩儿。”陈澄仍然装作不理，面露愠色。

行者忽然变作陈关保的模样，面目相同，可是灵动非凡，在灯前跳起舞来，看得陈澄目瞪口呆，扑通跪地。

行者现了本相，淡淡道：“我替他去就是了。”

“至于女孩，我绝不会让她死的。”

说着这句话，他看见三藏牵着一秤金走出来。

- 4 -

一秤金是要三藏陪她去梳妆打扮。

小女孩眉目如画，自是不施粉黛。三藏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看她在镜子前临水照花，她梳她柔软的发辮，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，穿上红闪黄的拧丝袄，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，外披一袭官碧缎子棋盘领的披风，腿上系两只绡金膝裤儿，最后穿上一双虾蟆头浅红拧丝鞋。“好了。”她说。

她走出来的时候，正好听见行者那一句话，行者也看见盛装的她。她仿佛知道行者说出的话好比一句誓言，齐天大圣说出的话，是海枯石烂无可转移的——感激地朝行者笑了一下。行者惊艳，竟有种傲气陡生，想当年呼风唤雨苍日清岚气吞万里江山笑傲三界。（前尘往事……）

“我决不会让她死的。”他说。

此际，鸡鸣，破晓，见太白。

- 5 -

八戒变不作小儿女，于是行者变作陈关保，和一秤金坐在桌上的红漆丹盘里，听得门外锣鼓喧天，灯火照耀，村庄里众人叫道：“抬出童男童女来！”四个后生抬将起桌子，陈澄扑通一声跪下，叩首涕泪交加：“我的女儿呀！我的好兄弟呀！长老呀！”可是喧闹中没有人理会他喊什么。直到人群散去，八戒把他拉起来，不满地说：“哭什么呀？我大师兄用得着你这样一哭？都晦气了。真是的。”陈澄道：“但愿那位长老能护我孩儿平安才好。”八戒道：“废话。嘿嘿，不过，我倒没看出来，你还真先顾着你兄弟的孩子，怪可惜的。照我看，还是救那个女孩儿好，男孩嘛，就让那妖怪吃了得了。”陈澄道：“保儿是我陈家的香火——”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，结果只是说：“金儿——只有看她的造化了……看她的造化了。”八戒懒得再理他，出门四下逛去了。